

历史在被人们享受着

——托斯卡纳的风光

冯骥才

欧洲有两个地区令我着迷，一个是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湖区，一个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周边的托斯卡纳。前者受惠于阿尔卑斯山，后者得益于亚平宁山。这两条纵横数百里的山脉都不乏崇山峻岭，但是到了这里忽然节奏放缓，化为一脉起伏舒缓的丘陵，就像一个性情强悍的男人，回到家，变得放松与温和了，再加上小溪、湖泊、丛林和草地，如同自己的妻子，即刻生气盈盈融合在一起，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就生发出来了。

虽然我来到这里已初冬，但是眼睛看到的依然是秋天的风景。从地图上看，托斯卡纳与我国东北的沈阳在相同纬度上，沈阳前几天已经下雪了，但在托斯卡纳一带，户外穿一件舒服的棉布衬衫外边再加一个粗布外套就足够了。

意大利温和的气候获益于它北部的大山。有一次我来意大利，乘坐飞机经过奥意边境时，从舷窗向下一看，白得耀眼，不是白云，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雪山，如同雪海冰涛一般翻滚着，景象极其壮观。显然从北方过来的寒流全叫这一片高山——据说是阿尔卑斯山脉屏障般地挡住了。同时，这个国土狭长的国家又夹峙在东边的亚得里亚海和西边的地中海中间。从两边吹来的湿漉漉的风，似乎都聚在这里。身在这个国家腹部的托斯卡纳，风吹在脸上也是舒适的。

阳光在丘陵地带是活的。它把起伏不平的山坡映照得阴阳向背。太阳在时间行走，光线在山间时明时暗。当山这边一片绿幽幽阴暗下来，山那边一片变黄的树木忽然像照了灯光那样亮起来。这对于葡萄的生长是最适宜的环境。所以托斯卡纳的葡萄酒叫本地人有了口福，也叫游人常常醉倒在这里。葡萄庄园随处可见。一排排矮矮的葡萄树，远远看像一排排不同颜色的线条，成横或竖画在坡地上，十分美丽。初冬的大地还没有褪尽秋色，却不像秋天那样满目金黄。在寒冷肃穆的岁末到来之前，它斑斓而谐调。深褐、中黄、土红、橄榄绿、普蓝、群青、葡萄紫、银灰……偶尔还夹着一抹粉墙的白色和什么花的红色。我相信大自然是伟大的画家，大地是它的调色板。没想到初冬的大自然在托斯卡纳用了如此丰富又优雅的色彩，叫我耳边响起了维瓦尔第的《四季》。

丘陵地区的天空是宽阔的。然而，山林清晰的天际线常常被薄雾般的烟霞融化，打破这里天际线的薄雾有一种很特别的黑柏树，这种树是意大利独有的，它像一把把黑色的剑，立在山坡上，雄峻峭拔，刺向天空；可是只要有黑柏树出现，那里多半有人居住。

我的车子在托斯卡纳的山野里绕来绕去，主要还是要去看一座座古城。

这片风光奇美的大地，也是人类历史悠久的土地。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像文化地层一样，一层层厚重地积淀在这里不少的古城。这些古城像一些亮晶晶的碎钻石，散落在文艺复兴的“首都”佛罗伦萨的周围，它们都是一些神奇的地方，有各自独特的历史，

小屋里唯一的那株榛子树开花了，粉紫的细碎的花儿，开得满满当当。看着榛子一树繁花，忽然想起一句老家的话：榛子开花吃燎麦。

立夏时节，老家的空气里该是到处弥漫着新麦清香：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这在昔日青黄不接的年月，大家就算算计着掐了麦穗搓着吃了。如果把麦穗在灶火上燎一下，燎掉麦芒，然后在簸箕里搓好，再贪婪地撮进嘴里吃，更觉香甜。老人常说，吃了新麦，死了不亏。可想而知这新麦的好处和诱惑。

也许，没有哪一种粮食能够比麦子更让我念念不忘。虽然在江南生活了这么久，我还是固执地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还是喜欢吃麦面做成的面食。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有一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是这个时节，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谁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羞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旧事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没有亲历，也就没有姐姐那样刻骨的痛。当时生产队里吃大锅饭，各家各户的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村民根本吃不饱。所有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都闪耀过夺目的光彩，都产生过那个时代的巨星，都风光殊异。这个古城是米开朗基罗、伽利略、波提切利的出生地，那个古镇是达·芬奇、但丁、普契尼、马基亚维利的故乡。更神奇的，几百年过去，它们竟像古董一样没有改变。至少让你觉得它一成不变。

比如阿雷佐，站在这小城中心的广场上，就像站在十四世纪的光里。广场地上磨光磨薄的石板、风化而变细的石灰、外墙上壁画的残片、各种建筑细节，触目皆是。夺走历史的如果不是人，单是岁月的消磨是很难毁灭的。比如小城中最著名的弗朗切斯卡的壁画《真十字架传奇》，就在古城中心的一座教堂中，这座名为圣弗朗西斯科的教堂建于中世纪，形制高古而奇异，外墙一棱一棱，好像我国西部边塞的汉长城，反正今天的人决想不到这种模样。走进教堂，环视这些画满房顶和四壁的气象古朴、典雅宁静、极其精美的宗教故事画，很像在敦煌莫高窟里的感觉。可是莫高窟明代以后在沙漠里被遗忘了六百年，直至二十世纪初才被发现。这教堂和壁画却是在这古城中“被使用”了六百年，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阿雷佐独有的。后来我在另一座古

城圣吉米尼亚诺的市中心，也看到了几乎同样的一座画满壁画的苍老的教堂。这叫我感慨万端。

他们不嫌自己古老的文化“破”吗？阿雷佐另一座值得骄傲的建筑是瓦萨里设计建造的券廊。瓦萨里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杰出的建筑师、雕塑家和理论家。“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最初就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他就生在阿雷佐。阿雷佐人对他引以为荣。他的故居现在还被完好地保留着。照我看这个券廊与他为乌菲齐宫设计的券廊如出一辙，高耸而流畅，至今犹然。我来到阿雷佐这天，正赶上巡回于意大利各处的“古董市场”来到阿雷佐，“主战场”就在瓦萨里的券廊上。

我对逛古董市场的兴趣很大，在琳琅满目的各种古物中间，我放弃了一些上世纪来自中国的颇有价值的瓷器、漆器和佛像造像，而选择了两种纯粹是托斯卡纳的老东西。一样是个木雕的画框。擅长绘画的托斯卡纳人对画框是十分讲究的，木框雕得繁复又立体，卷叶形的花饰波浪一样翻来卷去，刀法极好。另一样是一对铁艺的壁灯架。它算不上古董，最多是旧物，但是很美，手工制作的花枝多情地绕在柱形的灯座上，从中可以领略到托斯卡纳的品位，



被艺人画在酒罐上的当地风光

而且它和这里的生活与风景十分谐调。最重要的上边彩绘的颜色一半剥落，而且锈迹斑斑。这东要在在中国，可能当做生活的弃物没人要，我却买下了它。这个卖家朝我露出善意的笑，很满意我欣赏他们这件老东西。

我买下它其实还有一种心意，是因为它是托斯卡纳历史生命掉落的一根羽毛。它带着托斯卡纳本土的生命气息与美。我把它带回去，好长久地享受着它。

更幸运的是，两天后我在托斯卡纳另一座古城的本土的陶器里，看到一个矮墩墩的装葡萄酒的陶瓶，上面的绘画一望就知是典型的托斯卡纳风光。它无疑出自本地艺人之手。他稚拙的笔法表现出来的对自己乡土的真挚热爱令人感动。

爱自己家乡的人是可爱的。于是“请来”这样一个别致又可爱的彩绘陶瓶，拿回去放在我的书桌上，插一束紫色的小花。



笔会

- ① 托斯卡纳十四世纪的教堂
- ② 阿雷佐市中心的广场
- ③ 这个木雕镜框是十九世纪本地人制作的，镜框中的风景是托斯卡纳的田野。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麦子啊，念念不忘

邵颖华

庄稼都是集体的，都由集体支配。粮食烂到地里无人问，那没事，但私人拿来吃，或者捡回家，就成了大问题。只要被捉住，那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这罪名谁都承受不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有人冒险去捡，甚至去偷。

曾在莫言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这样的细节，莫言说：“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掰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她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和我爷爷的经历有些类似，爷爷那样的痛苦其实并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街上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那女人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盗窃犯”。背后挂着一捆麦子。那捆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人群们推着她，将她推倒在了地上。“哇”地一声，那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捆麦子被她撒了一地，人群把麦子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根手指。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村后二爷爷家的闺女，她是在回娘家的路上，顺手捡了那一捆麦子。最后还是父亲苦苦求情，工宣队才放过了她。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捆麦子，一捆你不捡它只能烂在地里的

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束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悔。

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亿万农民终于可以吃饱了，可以吃上白面了。那时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比什么都金贵，经常有农民因为争地边，争一垄麦子而闹冲突，有的地方甚至闹出人命来。

那时收麦子，还没有收割机，是拿镰刀一下一下来割的。麦忙时节，整个割麦、捆麦、装的麦，拾的麦，最后装上平板车，装得小山一样，拼命往家拽。那时，我父亲学校里会放麦忙假，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和姐姐都要回家来帮忙。大家一刻都不敢怠慢，无论白天有多多。有一次，一地的麦子割下来后，还没来得及往麦场里拉，一场大雨劈头盖脸地就砸下来了。麦子根本来不及收，经常有农民因为争地边，争一垄麦子而闹冲突，有的地方甚至闹出人命来。

2008年，5月，在麦子飘香的季节，母亲遽然离开了人世。奔忙于单位和医院之间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母亲入土后才意识到，母亲生前竟然没有吃过新麦。如今，那片麦田成了父母的埋骨处。此刻的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割麦插禾……风吹麦浪，真希望每年的新麦清香，都能够飘进父母沉沉的梦里，都能够殷实天下每一个人的岁月。

在东方明珠对岸，有一座袖珍型军港静静地守护着美丽的黄浦江，她正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人民海军光辉形象的一扇明亮“舷窗”——海军扬子江码头。这座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原为英国蓝烟公司所建，后为旧军队所用，上海解放后被接管为人民海军在市中心唯一军用码头。因其距外滩、南京路等繁华闹市仅一步之遥，成为众多访华外舰靠泊首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扬子江码头共接待了三十多个国家一百四十多艘外舰来访，当之无愧成为接待来访外舰最多的军港。

军舰素有“流动的国土”之称，军舰出访域外港口，既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海军礼节，更代表一个国家遂行军事外交活动。1956年6月20日，首次来访的苏联海军“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智谋”号、“启蒙”号雷击舰三艘军舰，在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切库洛夫海军中将率领下，徐徐驶入黄浦江外滩段江面。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访外国军舰。新生共和国给予首次来访苏联海军以极其隆重的礼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随舰来访的切库洛夫中将一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副总理陈毅元帅，陈赓大将，谭政大将等陪同接见。这样高规格礼遇在以后的外舰来访接待中再未有过。当时扬子江码头靠泊能力有限，首次来访的“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因吨位太大，无法停靠，只得锚泊在现外滩中国国行大楼一段黄浦江面上。这倒也方便了市民们驻足外滩一睹难得一见的“老大哥”风采。

靠泊扬子江码头次数最多的外舰，无疑要数智利海军已服役近60年的对外交往明星舰——“埃斯梅拉达”号帆船训练舰。自1972年4月，智利海军舰长苏尔·罗贝斯·席瓦尔海军上校率“埃斯梅拉达”舰首次访华迄今，这艘17世纪式样、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四桅帆船训练舰，已先后八次到访上海，成为到访中国最多的外舰。作为海上流动大使的它，结合远航训练，访问过世界上上百个国家三百多个港口，并为多国海军学员提供海上远航学习训练机会。我海军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研究生苏银荣海军中尉，就是1993年7月17日从扬子江码头登上第四次访华的“埃斯梅拉达”号，中途加入其后三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训练，成为第一位随外舰进行环球航行训练的人民海军军官。

各国海军军规明令禁止舰上饲养动物，然而1997年5月到访的哥伦比亚海军“光荣”号训练舰却打破常规。就在舰行将靠上扬子江码头时，一条威风凛凛的纯白色军犬正蹲伏在甲板上，一副趾高气十足的派头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这条军犬俨然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模特”，甲板似乎成了它的T台，它煞有介事地在甲板上时而款款来回走动，时而卧倒，时而又昂起头颅，引得鲜见此景、爱抢新闻的记者们噤声啾啾好一阵猛拍。按照我国动植物检验检疫的有关规定，所有外来动植物入境，均需事先申报，否则一律不许入境。当我联络官登舰找到舰副长交涉时，对方笑着保证：“‘布拉克’（舰上对军犬的爱称）只会在哥伦比亚国土上自由地生活，绝不会越雷池半步。”据舰上水兵告知，布拉克是一条具有纯正德国牧羊犬血统且训练有素的缉毒犬，曾多次荣立战功，在哥伦比亚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其时，更是

下了整整一星期之后，雨终于停了下来。可是，我们那黄河流域是粘性极强的淤土，刚下过雨的地，脚踩下去，能陷到小腿肚深。终于可以下地时，地里已是“莽麦青青”。无论捆好的，还是散开的，麦穗都已经发了好长的芽子。真是让人欲哭无泪。那也得拉回去，母亲说，那是咱一家人一年的细粮啊。像往年一样，把麦子一车一车拉到场上，打场，扬场，晾晒，装囤，少一个步骤都不行。我生平第一次见所有的麦粒都长着小尾巴。那黏黏的，黑乎乎的面芽面，我们吃了整整一年。每当我们嫌弃那黑面馍难吃时，母亲就笑着说：有，总比没有强。

对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种”是因，“收”是果，收麦子不容易，有时种麦子也不容易。有一年，故黄河的两道大堤之间的那块堰地里，收完棒子，到了该种麦子的季节，秋雨连绵。等雨停了，地里太湿，没法犁地，手扶拖拉机成了摆设。母亲怕误了农时，更怕的是一家人来年没有白面吃。等地里刚能淌住脚，她便每天起早贪黑，用抓钩，刨一片地，拿麦种撒一片；刨一片，撒一片。雨下不停，等把四五亩小麦种完，地都快要上冻了。那时我在外面上学，这事是寒假里我们娘几个拉呱时，母亲不经意间说起来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从那以后，五十多岁的母亲，腰再也直不起来。

2008年，5月，在麦子飘香的季节，母亲遽然离开了人世。奔忙于单位和医院之间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母亲入土后才意识到，母亲生前竟然没有吃过新麦。如今，那片麦田成了父母的埋骨处。此刻的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割麦插禾……风吹麦浪，真希望每年的新麦清香，都能够飘进父母沉沉的梦里，都能够殷实天下每一个人的岁月。

别了，扬子江码头

任容君

他们舰长莫雷诺·戴卫海军上校麾下的一员“爱将”。

1997年9月，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不来梅”号导弹护卫舰，“格吕克斯堡”号支援舰和“勒恩”号补给油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在指挥官罗佩尔海军少将率领下访问上海。四艘来访的德国军舰，是同时来访数量最多的外舰，也是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早在德舰来沪的前个月，德方就通过外交途径郑重其事地告知，德舰在沪期间每天所要排出的固、液体垃圾和油、污水的大致数量等等。如此详尽的计划安排，在其他来访军舰中是不多见的。德舰刚靠好扬子江码头，舰上人员即将各防的外围圈上了一圈浮漂，这就是防污网，便于拦截和打捞舰上排放或不慎落入江中的污物。紧接着负责后勤的军需官即刻下舰，与我军港后勤人员落实排放油污污水处理和垃圾车，之后每天准时定点清理。当下风行的摩拜、ofo共享单车模式，早在那时来访的德舰上便已流行。中方欢迎仪式结束不久，只见不少德舰官兵扛着五颜六色的山地自行车鱼贯走下甲板，一踏上码头便三五成群脚踏车，顷刻消失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和弄堂里。“自行车是舰上配备的公共设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舰员们下舰之后，尽可能少坐汽车，以减少汽车对环境所产生的污染。此外，这也是一种挺不错的锻炼方式，不是吗？”干练的德国驻华国防武官莫舍尔空军上校笑着告诉我。

笔者亲历过一次来访外舰严格执纪，至今印象深刻。1996年1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一两栖大队司令沃卡特·多兰海军少将，率领“麦克亨利堡”号船坞登陆舰834名官兵访问上海。当“麦克亨利堡”船坞式登陆舰靠泊好扬子江码头后，依惯例，舰上官兵按一定比例下舰放松休息，自由活动。有两名水兵估计是嗨皮过头忘了时间，结果返回舰上时已超过了规定（午夜零点）截止时间15分钟。次日早晨，舰上升旗仪式结束后，舰长在后甲板召集全舰官兵宣布：醉酒者罚款1500美元，50天不许下舰，由中士降为下士；陪伴者因未能有效对酗酒者加以劝阻，课以1500美元罚款，45天不准下舰。这也是我负责外事接待工作期间，所知来访外舰中对违纪军人最严厉的一次处罚。

今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结束访问的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在双方水兵的深情挥手缓缓驶离扬子江码头。“渥太华”舰这声悠长汽笛，也成为外舰靠泊扬子江码头的绝响。这座在风雨中坚守了数百年，接待了无数四海宾朋的军港码头，行将完成神圣使命，光荣退出人民海军序列。根据上海市统一规划，新扬子江码头将洗去征尘，转换角色，迁江于民，一改昔日军港码头的肃静，嬗变成黄浦江45公里美丽岸线中一段特别风景。今后，当我们流连忘返，徜徉其间，享受习习江风，观赏浦江两岸美景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海军扬子江码头——这朵昔日洁白的海上珊瑚花，曾带给我们这座城市安宁、荣耀与美好。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